

笛声穿过的地下通道



徐玉向

暮色四合时分,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地下通道。头顶的白炽灯管嗡嗡作响,像是某种不知名昆虫的鸣叫,将行人的影子压缩成紧贴地面的薄片。通道两侧的广告层层叠叠,最外层是色彩鲜艳的整形广告,撕开一角就能看见下面灰黄的招工启事,再往下还藏着去年的寻人启事,照片上的笑脸已经褪成了淡黄色。

公文包带子扯得肩膀生疼,今天会议上被否决的方案还在胃里结块,像一颗咽不下去的止咳糖。我机械地数着地砖的接缝往前走,脚步声在瓷砖地面上敲出急促的节奏,混着远处汽车鸣笛的余韵。

突然,一段清澈的笛声刺穿嘈杂。起初我以为是哪个路人的手机铃声。但那声音太纯粹了,像一根银线笔直地抛向空中,在浑浊的空气里划出一道干净的轨迹。我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,转过拐角看见一名

外卖骑手坐在电瓶车上吹笛子。

他戴着头盔,蓝色马甲在灯光下泛着冷光,车前挂着的防雨布还在滴水。电动车靠在通道边缘,像一艘靠岸的小船。路人像水流遇到礁石般从他身边绕开——有人加快脚步,有人掏出手机拍摄,硬币落进车前塑料盒的声音像另一个音符。

他浑然不觉,半闭着眼睛,手指在笛孔上起落。我注意到他手背上有一道结痂的刮痕,食指关节粗大,按在笛孔上却意外灵活。

是《姑苏行》,但被吹得时紧时慢,高音处微微发颤。防雨布上的水珠随着节奏颤动,在灯光下变成一串晃动的光点。吹到某个长音时他眉头突然舒展,让我想起老家屋后那片突然放晴的天空。

我停下脚步。笛声在通道里来回碰撞,最后都钻进我的耳道。曲终时他才发现周围站了几个人,局促地笑了笑。

“随便吹吹。”他说,声音比笛声沙哑,“等单的时候解闷。”

“送外卖还带着笛子?”一个穿西装的青年问。

他拍了拍保温箱侧面绑着的布袋:“不占地方。以前在工地干活也带着,灰大就包三层塑料袋。”说着他咳嗽起来,从马甲口袋摸出一板含片。

我这才注意到他的笛子——尾端缠着电工胶布,笛身上刻着“县中学生文艺汇演二等奖”的字样,漆已经斑驳。防雨布下露出半个外卖箱,里面整齐地码着几个餐盒,最上面那单的小票上写着“不要葱花”。

一个穿校服的女孩往塑料盒里放了五块钱。他连忙摆手:“别,我不是……”但女孩已经跑远。我翻出包里没开封的矿泉水递过去,他接过来时我碰到他指尖,粗糙得像砂纸。

“每天都来?”我问。

“看系统派单。”他拧开瓶盖,喉结上下滚动,

“今天这边单多。”水珠顺着下巴滴在马甲上,洒出更深的蓝色。他告诉我他姓李,河北沧州人,来深圳第七年。保温箱侧面贴着女儿的照片,扎着歪歪扭扭的羊角辫。

“笛子是谁谁……”

手机铃声截断了我的问话。他瞥了一眼屏幕,匆忙把笛子插回布袋:“有单了。”发动电动车时,保温箱里传来餐盒碰撞的闷响。他朝人群点点头,蓝色身影很快被通道尽头的黑暗吞没。塑料盒里硬币还在打转,发出陀螺将停未停的声响。

人群散去后的通道突然变得空旷。我站在原地,发现墙角的消防栓上不知被谁放了一枝蔫头耷脑的野菊。笛声的余韵像一缕烟,还在我耳蜗里盘旋。刚才他吹到高音处

时,头盔带子勒出的红痕在脖子上格外明显。

走出通道时,暮色已经浸透了半边天。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把夕阳折射成无数碎片,其中一片落进我眼睛。我想起他说“在工地也带着笛子”时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裂痕的样子。

红绿灯前,我看见几名蓝骑手在车流中穿梭。他们头盔下的表情看不真切,但后座保温箱的绑带都勒得一样紧。远处大厦的LED屏开始播放珠宝广告,模特颈间的蓝宝石和他马甲的蓝色在视网膜上重叠。

回家路上我鬼使神差地拐进一家乐器行。老板擦拭笛子时,我注意到他的手指白皙修长,没有一丝裂纹。玻璃柜里陈列着檀木笛、玉笛,最便宜的也要他送两百单外卖。

深秋的风卷着落叶刮过人行道。我想起他保温箱侧袋里露出的半本《笛子演奏技巧》,书角卷得像炸过的虾片。明天同一时间,不知那支缠着胶布的笛子会不会再次被吹响。但这城市的地下通道里,永远会有新的防雨布滴水,新的硬币在塑料盒里打转,新的蓝衣人试图在算法间隙,吹出一小段属于自己的旋律。

路灯亮起的瞬间,我发现自己竟然在哼那段《姑苏行》。调子不准,但足够让公文包里的方案暂时沉默。

榆树记忆

路来森

谈及榆树,春天里,第一让人想到的,就是榆钱。榆钱,可谓春日之鲜时也。

看到有人说“打榆钱”,榆钱能打吗?其实,榆钱是“捋”——顺着枝条,一把一把地捋下。

榆钱好吃,好在它的嫩、鲜、滑。在吾乡,榆钱的吃法,主要有两种:一是蒸食,二是煮食。蒸食,谓之榆钱糕;煮食,则谓之榆钱粥。不管是蒸食还是煮食,多以面粉搅拌之,最好是大豆粉。当然,榆钱最简单、最本色的吃法,还是生吃。

榆钱老了,渐渐变黄,最终一白。东风起,白如纸的老榆钱,纷纷飘下,如一场飘雪。此时,春事毕。

榆钱落毕,新鲜的榆叶就长出了。正当初夏,每一片榆叶都嫩嫩绿绿,光光滑滑。无虫,甚至无尘,干净极了。

干干净净的嫩榆叶,亦是一道美食。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吃法,在吾乡,榆叶主要用作熬粥。榆叶粥,似乎比榆钱粥更滑嫩。当然,困难的年代,榆叶可用作蒸菜团,作为主食。

榆树皮,亦可食。

小时候顽皮,闲暇无事,户外游逛,碰到小榆树,常常会折一枝,啃食榆树皮。榆树皮有什么好吃的?放在当时,还真是好吃。片片剥食,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乐趣。剥一片,放入口中,缓缓咀嚼:劲道、滑嫩,黏糊糊,弥散出一种清清淡淡的甜味。

老榆树皮,粗糙、厚重,需用镰刀切割。一大片一大片地剥下,外面粗糙部分去掉,只留下内里肥厚、黄润的部分。切块,晒干,再磨成粉,谓之榆皮面。可做窝窝头,蒸食,亦可熬粥。榆皮面,极其劲道,若蒸食,通常是要与玉米面食或者小麦面掺合在一起的;而熬粥,其色灰黑,滑嫩而黏稠。

北方人包大菜包,面粉中多喜欢加一点榆皮面,图的,就是它的劲道和滑嫩。

榆树,能长得很高大,可谓一树成荫。

记得我的乡村老家中,东南角靠近猪圈处,生长着一株老榆树。什么年代栽植的?连我的祖母也不记得了。粗可搂抱,树荫遮住小半个庭院。

夏日,那老榆树常常成为麻雀的寄宿地。早晨,麻雀们醒来,先是叽叽喳喳欢叫一阵,然后,轰然飞走,景象极为壮观。黄昏,则从四面八方,辐集而至,亦是先喧闹一阵,然后,才渐趋安静。那些年,夏日的黄昏,祖母常常在老榆树下纳凉。她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,一直到暮色淹没了一切。

榆树,什么都好,就是入秋后容易生虫。一种红黄色的毛毛虫,密密集集,用一根根丝线,从树上垂垂而下。人从树下走过,碰头碰面,烦人极了。若然不进行药杀,秋后,榆叶落下,会发现大部分叶子已然呈透明的网状了。

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有诗句曰:“榆柳荫后檐,桃李罗堂前。”或许陶渊明只是写实,但榆树确实是很少栽在堂前的,因为“榆”谐音“愚”——家中不可出愚人也。栽在屋后,便好,尤其是与柳同栽,“柳”谐音“留”,“榆”亦可谐音“余”,榆柳同栽,便是寓意“后留余地”——其意,大为吉祥矣。

旧鸟笼

林语尘

老房子已经空了好几年,家具电器老化得厉害。父母打算搬回来住,本该翻新装修一下,奈何物件太多,他们精力日疲,便决定不大动干戈,凑合凑合。我又远在外地,只有年节几天假能回福州,便趁每次回家时,把旧电器逐渐换成新的。

在这个过程中,得不断归置、打扫,丢弃一部分已损坏无用的旧物。我在这房子里度过了整个青春时代,其中很多东西都充满回忆。原本的美好设想,是丢弃之前先拍下它们的照片,作个纪念。可实际操作起来根本顾不上,光是来来回回倒垃圾就够折腾的了。

阳台角落原本挂着一个鸟笼,那是我少年时,邻邻居送的一对虎皮鹦鹉的“房子”。11岁时,我们一家搬到福州,我跟之前的玩伴就要分别了。小孩子还很难接受离别,哭过好几场。他们追着我乘坐的车跑了很长一段路,后来也常常写信。有个小伙伴家里养着许多虎皮鹦鹉,我非常惦记,信中总是问及。一年后的寒假,他父母携他来福州玩,就从家里分出一对鹦鹉,拎着笼子上火车,带来送给我。

那两只鸟一个黄绿,一个蓝白,我犹记得黄绿色的爱吃大白菜,蓝白色的则爱啃东西磨“牙”,将一片海螵蛸咬得坑坑洼洼,有一回还用嘴叼着铁丝笼门向上提,把门打开一条缝,差点钻出来跑掉。笼子是那时的“标配”鸟笼,里面有个吊环,蓝白鹦鹉经常占着这个秋千晃来晃去,黄绿色的没玩两下就会被它挤下来。

我初中时,两只鸟一直住在阳台东侧,每天大清早就发出悦耳的口哨声。我们阳台外就是山,鸟特别多,清早这对虎皮鹦鹉一叫,就像摇响了一串铃铛似的,整座山都唱和起来。老房子的窗户是单层玻璃,一点儿都不隔音,学生本来就定了闹钟要早起,鸟鸣却天天在闹钟之前就把我吵醒,令我烦恼。

高中时我要离家住校,鹦鹉便留给家人照拂。阳台在爷爷奶奶卧室外,大部分时间,喂食清洁都由他们顺手完成。但老人有时健忘,换过水食便忘记关笼门,黄绿鹦鹉趁机飞走。怕我伤心,爷爷奶奶还搞了一出偷梁换柱,悄悄去花鸟市场买回一模一样的鸟。直到几年后两只鹦鹉陆续去世,我才知道这件事。

鹦鹉没了,我也负笈远行,上大学去了,那空置的鸟笼却没被扔掉,依旧悬在阳台东角,是一枚再不会响起的铃铛。从大学到工作,每逢假期回来,遥遥看见鸟笼,便会产生“到家”的实感。窝底慢慢被日光晒褪色,显出旧塑料的苍白。下一次回来,它便碎了个角。下次下,整个窝底都老化脱落了,只剩下铁丝的笼身。再下一次,铁丝也开始生出锈色……

就这样一年年,一年年。风雨将笼子变得越来越旧,越来越黑,像个剪影,沉默地孤悬着。

2018年底,爷爷猝然中风,后来,奶奶也久病住进了护养院。父母回到老房子触景伤怀,便也少来了。但旧鸟笼始终在那里,在我每一次回来替他们收拾东西时,它都一如从前,沉默地孤悬着,望着我到家。

直到一天中午,我约来的空调师傅要在鸟笼那块地方踩脚拆旧机,我转头拿个梯子的工夫,他已将鸟笼摘了下来。那锈入骨髓的铁丝瞬间洒下满地黑色碎渣。我来不及缅怀纪念什么,连忙将笼子接过来,搁在同样被挪开的朽烂竹木床架、生锈铁丝钩、老化发脆的塑料椅上。

拆机、清运,收拾残局,一番忙碌下来,垃圾又堆成了小山,屋里难以下脚。熬到小区垃圾站开放的钟点,我赶紧一趟趟运出去。那黑黢黢的鸟笼的碎渣,一路从阳台掉到客厅,又随着我的脚步蜿蜒向垃圾站。

扔掉了它走回来,在楼下抬头看见空空荡荡的阳台角,心底微微怅然。但回到家,还是毫不犹豫地抄起吸尘器,赶紧清理了满地的碎渣。设想中的“留个纪念”并没有实现,但也就此罢了。人在长大之后,许多离别再也无暇依偎不舍,住往是突然。



春 耕

近日,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巡检司镇,农民在田间劳作,构成一幅优美诗意的田园画卷。
视觉中国 供图

看望诗人

王培静

那是多年前的寒冬,我和几个文友相约去看望当代诗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艾青。我们几个人风风火火赶到北京东城,走进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里,在一扇古色古香的大门前摁响了门铃。

接待我们的是艾老的夫人高瑛老师,在会客室里我们刚刚坐定,高瑛老师就搀扶着一位面色慈祥的老人走了进来。老人慢慢坐下,温和地问:“你们都是哪个单位的?”我们一一报了单位和名字,他点了点头。

眼前这位老人,就是那位在20世纪30年代就写出了著名诗篇《大堰河,我的保姆》,教

育了几代人的诗坛泰斗。

高瑛老师说,艾老过着一个老年人的正常生活,根据医生嘱咐,这几天是不让会客的,但他却一口答应应见我们。他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:早晨六点起来擦澡,早点是牛奶煮麦片,有时吃点饼干或一个鸡蛋,十点多时喝一杯咖啡,要加蜂蜜。中午吃骨汤做的稀饭或面条。由于牙不好,只能吃软点的饭,吃面条时汤里会放点切碎的西红柿等蔬菜。下午吃点水果,香蕉、西瓜、桃都打碎了一起吃。晚上吃点稀饭,放些肉松。

我们得知,艾老新闻是必看的,还爱看《动物世界》,对大自然感兴趣。每当看到电视里有这样的画面出现,神情就特别专注。他每天会喝一点加饭酒,帮助血液循环。如有老朋友

罗锋

参加工作后,看到有多位同事在办公桌或窗台上摆放各式各样的绿植,让我羡慕不已。虽有效仿之心,但在办公室种植物的事,一直搁置。

直至两三年前,一位老同志即将退休,提出要把一盆绿萝赠给我。满盆郁郁葱葱的绿叶,大的有半个巴掌大小,小的应该是刚钻出来不久,只有指甲盖大小,爱心形状的它们争相向外迸发,仿佛在向我招手。我道了谢,便小心翼翼地将其捧到了我的办公桌上。

绿萝养起来特别容易,不需要刻意放在有阳光的地方,只用三天两头浇上点水,便能回报满桌的绿意。这给了我十足的信心,也终于开启了我“批量”种植物的行动。没过多久,我买来了富贵竹、虎皮兰、发财树、长寿花、红掌、多肉等,并逐一配备了花盆。从此,虽然狭小的办公空间显得更为拥挤,但一想到这些花草成活后花香四溢、绿意盎然的样子,每天的生活不禁多了几分期待。

突然的惊喜来自一盆水仙。一次在路边买了一盆水仙,带回办公室后,每隔一段时间就在洋葱头似的根部添些清水。冬去春来,有一天,毫无征兆地,竟然闻到了沁人心脾的

薄荷青青

李志胜

“野火烧不尽”的隐喻
用在薄荷身上,恰到好处

光里有火,风中有刀
手掐把拿间,有亢奋的牙齿

粘面炸和蒜泥拌,各有余香
闲暇盘算之余,兀自绕梁三日

轮转的美学

彭正毅

黄金码头,舟筏上岸
遇见美,巨大而璀璨,在前方飞速轮转

大国工匠,夸父逐日的动感
百年之变局,呈现风流繁茂的图腾

我看见辐条支撑和连接着圆满
旭日兀自东升,皓月静待花开

人间正道,旧事提速
斗转星移,烽火肇新

精巧、华丽、涅槃的一个个构件
柳暗花明,江陵一日的时代速度

喜悦迎面,当美学的轮轂向前
我和我的爱车一样,快意驰骋

脊 梁

华光耀

时光追溯一百年前
苍茫大地,一群佝偻着背
扛着铁镐的人
匍匐在低矮狭窄的采煤巷道
皮鞭、警棍和镣铐
凶狠地砸向每一个日子

自从有一束光
从南湖红船上升起
穿透了黑暗
闪烁着火种,早春的霞光中
有人身穿长袍,手拿雨伞
来到湘赣边界,在煤矿深处走访
绽放的目光,驱散寒冷
点燃了安源路矿第一次大罢工
从此,工人夜校、工人俱乐部
雨后春笋般成长、壮大
让劳动者嗅到了阳光的味道
挺直了脊梁

这是何等磅礴的伟力
从第一声呐喊到盛世欢歌
从安源矿井的煤灯到高速公路
高铁飞驰,火花飞舞
每一个铆钉都是标点
每一道焊缝都是诗行
那些沾满油渍的掌纹
已镌刻在时代的年轮
诉说着百年淬炼的荣光